

<<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87020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87027

出版时间：2011-10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袁洪权

页数：24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中国素来是散文大国，古之文章，已传唱千世。而至现代，散文再度勃兴，名篇佳作，亦不胜枚举。散文一体，论者尽有不同解释，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，语言之精湛凝练，名家又皆首肯之。因此，在时下“图像时代”或曰“速食文化”的阅读气氛中，重读散文经典，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。

本着这样的心愿，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分类编选。比如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比如风、花、雪、月……等等。这样的分类编选，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，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，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。

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，并冠之以不同名称。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，为尊重历史原貌，一律不予更动。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，选文不再注明出处。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，遗珠之憾也将存在。这些都只能在日后逐步弥补，敬请读者诸君多多指教。

## 内容概要

《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》系由陈子善、蔡翔主编，从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作品中攫取精华篇目，按主题分为：《父》《兄》《师》《友》、《春》《夏》《秋》《冬》、《风》《花》《雪》《月》、《山》《河》《湖》《海》、《醉》《生》《梦》《死》等，囊括了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、老舍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林语堂、梁遇春、冰心、张爱玲、张恨水等诸多现当代散文大家的经典名作，咀英嚼华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散文名篇进行一次整体的梳理和分类。

《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：师》为其中一册，该书收录的文章都颇具代表性，能让人了解中国的社会风貌。

## &lt;&lt;师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—

悼蔡元培先生  
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 
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 
 怀李叔同先生  
 回忆辜鸿铭先生  
 哭鲁迅先生  
 听胡适之先生讲课  
 知堂先生  
 敬悼佩弦先生  
 永怀恩师——记受恩于傅斯年先生的一段往事  
 想起了吴雨僧先生  
 回忆叶公超先生  
 怀冯芝生友兰先生  
 金岳霖先生  
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 
 瘦影——怀梁思成先生  
 文章与前额并扁  
 犹记风吹水上鳞——敬悼钱宾四师  
 哭俞老师  
 老树婆娑——怀念胡山源师  
 落帆的印象  
 一个小学生的怀念——白尘师周年祭  
 王瑶先生杂忆  
 满枕蝉声破梦来——怀念吴组缃先生

—

藤野先生  
 我的老师——管叶羽先生  
 一封未拆的信——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 
 忆亡师  
 不能忘记的老师  
 老师对我说  
 华老师，你在哪儿？

我还感觉到他的手温  
 老师窗内的灯光  
 婉穗老师  
 理想的风筝  
 被老师读作文的时候  
 我的老师  
 我的老师  
 我的启蒙老师  
 叶老师

## 章节摘录

悼蔡元培先生 顾颉刚 当本刊（《责善》——编者注）本期付印的时候，突然在报纸上见到蔡子民先生（元培）于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在香港逝世的消息，给我们精神上一个很大的打击，不能不加进这一篇，促同学们的注意。

蔡先生的传将来自有人做，这里为材料所限也不能做，只就我所记得的几件事说一下。

蔡先生的一生在中国史上有重大关系的，有三个阶段：一是民国元年任教育总长，二是民国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，三是民国十八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。

无论在教育上，在学术研究上，都是开风气、奠基础的工作。

先生站在崇高的地位，怀着热烈的情感的真实的见解，指导青年向前走，可以说这二十九年的知识分子没有不受着他的影响的。

我是北大学生，在他没有当校长的时候已在那边了。

那时的北大实在陈旧得很，一切保存着前清“大学堂”的形式。

教员和学生，校长和教员，都不生什么关系。

学生有钱的尽可天天逛妓院，打牌，听戏，校中虽有舍监也从不加干涉。

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，须写呈文，校长批了揭在牌上，仿佛一座衙门。

蔡先生受任校长之后，立即出一布告，说：“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，不得再用呈文。”

这一下真使我们摸不着头脑，不知这位校长为什么要这样的谦虚。

稍后他又出版《北大日刊》，除了发表校中消息之外，又收登教员学生的论文，于是渐渐有讨论驳难的文字出来，增高了学术研究的空气。

学生对于学校改进有所建议时，他也就把这议案送登《日刊》，择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职员实行。

这样干去，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，而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他的架子了。

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，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招来，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。

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：“这件事怎么办呢？”

“因为同学间实在太散漫了。”

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指导，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，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。

不但每系有会，而且书法研究会、画法研究会、音乐会、辩论会、武术会、静坐会……一个个成立起来。

谁高兴组织什么会就组织什么会，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。

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，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得了。

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，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了。

一校之内，无论教职员、学生、仆役，都觉得很亲密的，很平等的。

记得蔡先生每天出入校门，校警向他行礼，他也脱帽鞠躬，使得这班服小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。

《北大日刊》的稿件拥挤了，他就添出《月刊》。

《月刊》的发刊词是他自己做的。

他说：“《中庸》里说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’，我们应当实践这句话。”

那时正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之后，我们看他把帝制派的刘申叔先生（师培）请到国文系来教中古文学史，又把复辟派的辜鸿铭先生（汤生）请到英文系来教英国文学。

刘先生的样子还不特别，辜先生却是大辫子，乌靴，腰带上眼镜袋咧，扇袋咧，鼻烟袋咧，历历落地挂了许多，真觉得有点不顺眼。

但想到《月刊》的发刊词，就知道他是有一番用意的，他不问人的政治意见，只问人的真实知识。

哲学系的“经学通论”课，他既请今文家崔适担任，又请古文家陈汉章担任，由得他们堂上的话互相冲突，让学生两头听了相反的议论之后，自己去选择一条路。

国史馆自馆长王闿运死后，归并北大，蔡先生就兼任了馆长。

为了编史，他请了许多专家，如张相文、屠寄、叶瀚等等，于是在大学中也添设了史学系，请这班先

## &lt;&lt;师&gt;&gt;

生兼一些课。

国史馆中除了搜集民国史料之外，还编中国通史和分类史，定有很周密的计划。

那时国立大学只有这一个，许多人眼光里已觉得这是最高学府，不能再高了。

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，请了许多专家来作研究导师，劝毕业生再入校作研究生，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，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。

这样一来，又使大学生们感觉到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。

清朝大学堂时代，图书馆中曾有许多词曲书，给监督刘廷琛看作淫词艳曲，有伤风化，一把火都烧了。

到这时，蔡先生请了剧曲专家吴梅来作国文系教授，国文研究所中又大买起词曲书来。

岂但搜罗词曲而已，连民间的歌谣也登报征集起来了，天天在《北大日刊》上选载一两首，绝不怕这些市井猥鄙的东西玷污了最高学府的尊严。

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，自以为思想是很新的了，哪知一看学校当局公布的文件，竟新的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！

从前女子只能进女学堂，她们的最高学府是女子师范学校，从学是与她们无缘的。

……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